



悼 湘 漪



(一) 像 遺



(二) 像 遺

名錄。

你近來似乎很沈悶，我也未嘗不有同樣的感覺。可是朋友，我們不能同眼前的失意而去棄了我們的前途。我們要互困苦中掙扎，因為互困苦中掙扎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生，才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。死嗎？誰也脫不了的，自然的死，我們不能不接受。要用着我們去担憂慮，不過，互未死以前，我們一刻一刻都要互掙扎中過活，因為我們的環境非叫我們掙扎不可呀！

墨

遺

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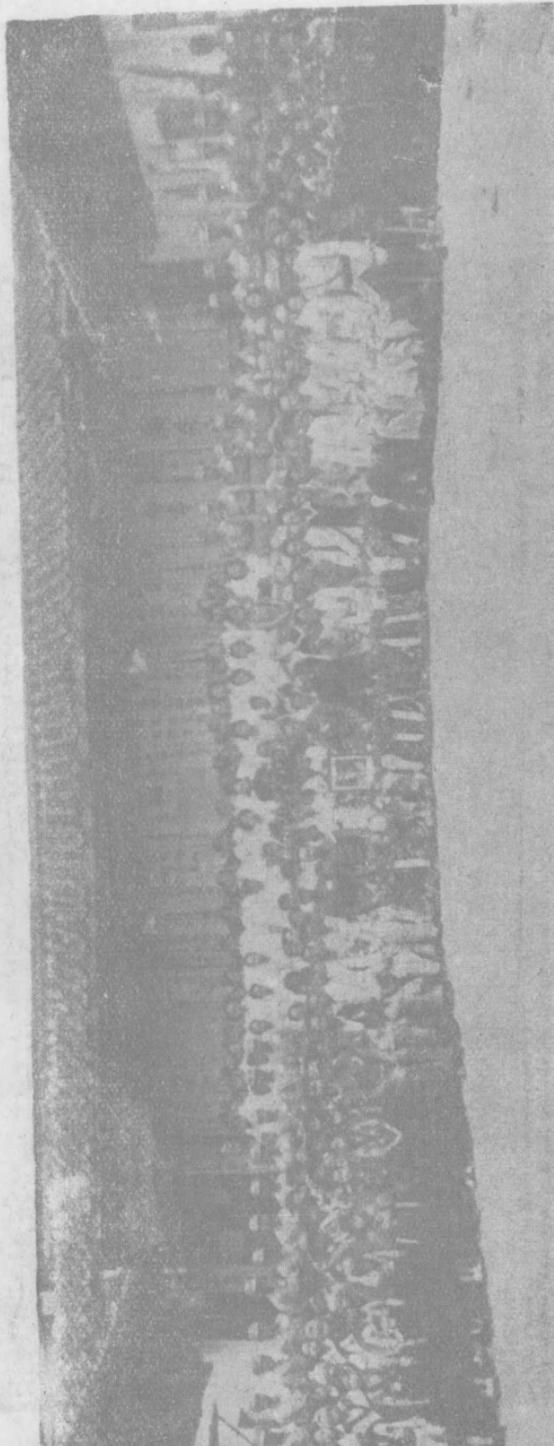
悼

會

像

一

(安惠)





追悼會像二 (江晉)

「悼湘漪」(封面)

目錄

遺像(一)	一
遺像(二)	一
遺墨	一
追悼會像(一)——惠安	一
追悼會像(二)——晉江	一
追悼會像(三)——石圳	一
弁言	一
湘漪傳畧	三
各地追悼會情形簡畧	八
在晉江追悼會中	二二
獻給漪	一九

23/2

不... 個... 具... 訓... 教... 以... 且... 大... 抽... 仍...

弁言

蠢工

生，人之所由來者。死，人之所歸宿也。然人莫知其所以始生，亦莫知其所以終死，是則生死之事，固人生之大迷也。或謂「生死有命」。豈生死果有定命耶？人皆不免一死，壽夭之別耳。大樹以八千歲爲春，尚不免有樵斧之患；蜉蝣寄天地于旦夕，亦不能無意外之虞，是人之生死其無恒也必矣。然則死又何悲？悲又何益？唯追念死者生前之事跡，則不免忡忡難釋於心耳。此人之情也。

吾姐湘漪，少秉剛毅，異乎尋常女子。攻書，以普施教育，提高女子道德爲己任；從戎，則喚醒同儕，共抱殺敵救亡之決心。對人和藹，真誠真摯。對事負責，謹慎謹勤。對己則樸實自重，以身作則。自獻身社會十餘載中，雖未能於邦國建樹功業，而對於社會教育婦訓之興革事宜，不無裨益。此次因奔喪葬母，慘遭不幸！惜壯志之未酬，竟賚恨以長終！從此幽冥千古，難招永隔之魂！音容已杳，徒掬後死同情之淚！茲蒙：惠安社訓總隊部，晉江婦女會抗敵後援隊，晉南惠婦幹部，石圳鄉諸同人等，開會追悼；並蒙遠近親友，寵賜誄章輓詞，多珍貴不朽之作，以其不可泯然無知於世，爰彙集篇印

言

弁
成冊，以爲永久之紀念。

廿八年二月廿二日

湘漪傳畧

誌

湘漪諱名清連，別號希毅，原籍安溪桃洲，生於民國元年的秋天。她有着碩大健康的體格，勇敢機警的天性，沉默誠摯的態度，是一個多血質而帶有胆性的優越青年。在那山巒重疊的內安，荒蕪僻靜的村莊裏，誕生着這樣一個女郎；那正是幽邃空靈莫測的深深夜裏，閃現出一顆燦爛光芒的星星。

幼時和一羣快樂的兄弟姊妹，在嚴正精明的父親與慈祥賢慧的母親教養下；她已曉得一些爲人的大義，摒除一切小孩子的惡習，敬謹地聽從父親的訓誨，勤敏地幫忙着母親料理家事，和睦而真摯地愛護着弟妹；這是九歲以前，嬰孩時代，留給我們的印象。

民國九年，跟着父母移居晉江，就學於華英女校；在這創辦未健全的學校裏，她是何等地用功，何等地奮勉，在小學的六年中，她已自己築成一層很鞏固的基礎。十三年跟着父母回家鄉去，這時她還未滿十三歲，但她已曉得求學是人生大事，遂離了父母，帶着妹妹，跑了二百多里的路程，到泉州就學。她沒有一切小姐們柔弱畏縮的習氣。凡校中的公共事情；她不推諉，不觀望，踴躍地服務；師長譽爲好學生，同學以她做模範

。她那吃苦，耐勞，硬幹，快幹的精神，在這時候已大大地發揮了。民十六年，她已初中畢業，那年的冬天回家鄉去，後來因為內地匪氛猖熾，路途荆棘，使她沒有升學的機會。可是，為求充實了自己，她一方面在家鄉試辦了一個雛形的初級小學，一方面利用課餘，致力於學問上的修養；在這時候，是她出校後初次工作的嘗試，也是她最專心修養學問的一個時期。

她十七歲了！偌大的姑娘，在內安是不可多見的。父親又是個有相當名望的人，於是求婚的「紛至踏來」；她厭煩了！她氣惱了！父母要給她訂婚，她誠懇而堅決辭絕，她的理由是：「結婚並不是人生的唯一大事，須知為社會，為廣大的人類服務，這才能得到人生真正的價值。雖然我並不是個極端提倡獨身主義者的人，可是至少我個人却很願意犧牲我的一切：以至我的生命，來獻給人群。」她抱定自己的主張，就這樣澈底的奮鬥。一切艷麗的服飾，是絕不能在她的身上發現，如灰如血的脂粉，更不能塗污了她的顏容；惟有那樸實穩重的態度，和那健康活潑的舉動，呈現在人們的跟前，深深地鐫刻在人們的腦海中。

民國二十年東裝來泉，執教於華英，蓬溪等校，這是她粉筆生活的開始。然而她以

爲要從事教育的工作，是要多方去搜求新的學識，來充實她的技能，於是廿一年春再就學於平民農村教育科。在這裏確實使她得了不少的學識，更周詳明瞭一些教育的旨趣。於是她開始對教育發生興趣了。她爲要增進豐富的經驗，不惜東奔西跑，輾轉歷任於：棲梧，變群，遠在長泰之林墩小學等校之間，約二年久。二十四年春應石圳育德女校之聘，她開始用她的學識經驗，和那刻苦耐勞的精神，努力於這偉大的事業。於是她更得到各方的愛戴，但她沒有滿足，因爲她還未找到她理想的生活。

民國二十五年秋 她奮然地加入晉江第三區公務人員的社會軍訓練，因爲這是她唯一的理想生活，也可以說是她幾年來的一向夙願：當「九一八」「一二八」接着發生事變的時候，她那時剛滿二十歲，但早就明白國家的事，是自己切身的事，她好像有了重大的責任，壓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樣。於是她希望有一天會得到一個機會；自己真的着起戎裝，荷着槍，跑到前線去，用那沸騰的熱血，來洗雪這國家奇重的耻辱，盡了自己做國民的一點責任。果然，這回她得到權利參加訓練了，這雖然不是直接到前線去服務，可是，她總可以在這裏得到不少的軍事常識，再圖將來進一步的計劃。經四個月的訓練，素來勇敢有爲的她，更練成一副堅強健全的體魄來。於是她在廿六年春，便被任爲晉江社

訓總隊部婦女隊隊長，初次訓練婦女工作，是閩南婦訓的晨鐘。秋季，福建省當局爲推行全省婦訓起見，特在省創辦全省婦訓幹部班；那時的她，雖在泉對於婦訓上之努力，已有相當成績，可是她還想更深一層的造就，於是又重受訓於婦訓幹部班。在省訓練中，學術科的優異，是同學們所「望塵莫及」。結果畢業時，名列第一，爲同屆同學之冠。

這時可巧她的媽在家病篤，她於是請假回籍，探視母病，然而，母親却已奄奄一息，不上三天，竟永遠的長別了。純孝的她，這時只有用血和淚來表出她的悲痛，然而事實悲痛已是無補于事。國難當頭，一肩雙任的她，又只得含着淚眼，重上征程，投奔到服務地點的泉城去。她極端壓制了自己的情感，——雖然她已失去了那偉大的母愛，她曉得悲哀會泯滅了自己的事業，于是她仍舊埋着頭，切實的苦幹。在泉工作不上三月，因環境關係，她決意離開，乃轉任于惠安社訓婦女隊長，最得上峯器重。在這裏她不分晝夜的用着苦心去努力：聯絡婦女，組織婦女，教練婦女……把平時認爲婦訓工作難於下手的縣份，竟弄成一層很良好的基礎。當時晉，南，惠，三縣合辦婦女幹部訓練班，她亦頗致力幹訓工作于一時。但是有一件事最使她懸念的：就是媽的墳墓未安，自己又是飄流在外，假使一旦閩南有事，她定能與敵人周旋，來達到自己的志願。那麼，她是何等

急切來想解決這件事情。於是趁着晉南惠婦幹部結束的時候，請假回家，去辦理喪葬事情。回家後忙碌了幾天，當葬好母親後的第三天，她便決定起程回縣銷假，連一天的擔攔她都不肯；這種急公負責是她素來的習慣。

九月四日這慘痛的日子，她跟着哥哥弟弟的背影，在家人的淚眼裏消失後，一直跑上七十里的路程。在這荒僻的內安，交通不便，山嶺重重疊疊，普通的男人尚且不容易跑，何況她是女子，又是忙碌了幾天的疲憊身子，她因為要本着那軍人的精神，她不願坐着轎子，所以到了科名這個地方，已是暮色昏然，她只好寄宿於聯保的土樓中，就在這夜間，悲慘地結束她的一生！天呵！

唉！她去了！從此民族失掉一員堅強的戰士，家庭失掉一根堅壯的柱石；閩南婦女失掉一顆燦爛的明星；而我自己失掉一個二十年來苦樂相關的良伴！天呵！廿餘年匆匆一生，抱着滔天的遺恨，曾未使她的熱血飛向壯烈的沙場上灑，却這樣淒慘冷酷的奇禍來了結了她的終生。

各地追悼會情形簡錄

一，惠安：

惠安社訓總隊部，于九月二十五日，在該隊部召集惠安各界，舉行陳隊長湘漪先生追悼大會。是日到會參加者：有高縣長秉權，陳教官蔭祖，杜黨務指導員輝等；及社訓總隊部全體人員，教育會，抗敵會，縣商會，財委會，以及各同業公會代表等三十餘人。團體出席者：有立人，胡德，文峰，競新，等校小學生，及惠安縣全體婦女隊隊員，共七八百人左右。會場佈置壯觀，一時素車白馬，情況至爲熱烈。大會于上午九時開始，主奠官爲高縣長及陳兼副總隊長。哀樂高奏後，首由高縣長致開會詞，畧謂：

「今天我們來這裏舉行追悼陳隊長湘漪紀念大會，我們要曉得陳故隊長，這次雖然因奔母喪告假回家，但她一方面又以國難當頭，職務未敢曠廢，乃連夜趕返，竟于半途遭遇不幸，所以陳隊長的犧牲，可以說是「殉孝殉職」，值得我們紀念的！我們惠安婦訓隊的成立，是陳故隊長努力工作的效果，大家今天在這裏紀念她，應當效法她那種努力苦幹，不怕麻煩的精神，繼續的奮鬥下去！這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一點。再來，關於陳